收入分配改革不涨工资是伪命题

时评

近日，国内一些报纸、网络纷纷转载经济学者王小鲁先生的研究成果，“中国社会隐性收入有九万多亿”，“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涨工资”，很多人着实被吓晕了。

“海归”的经济学博士王小鲁先生，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有很多独到之处。但这次的这番宏论，着实叫人不敢恭维。说中国社会隐性收入有九万多亿，而其中有5.4万亿是“灰色收入”，就是那些“钱权交易，以权谋私；公共投资与腐败；土地收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垄断利益的分配”所得的收入。由此他得出结论，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是简单“涨工资”，要把问题先搞清楚了。他认为，如果政府坚持要用行政手段提高工资，那只能是公务员、国企涨工资，市场化运作的非公企业动不了，结果是更加拉大了收入差距。

问题就出在他的结论上，“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涨工资”，这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，就像“人活着不是光要吃饭”一样荒谬。这是把一个当前社会大家都关心的、显而易见的问题，放到一个复杂的大网里让你去理，叫你几年也寻找不到头绪来。

众所周知，收入分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给大家涨工资。你改革也好，调整也罢，不给基层员工涨工资，都是无用之功，都是糊弄百姓，更不用说当下这几千万工薪族正迫切渴望，翘首以待。

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主次之分。在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时，只能去抓眼下分配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一个一个问题去做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把所有涉及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很清晰了，这才来给大家涨工资，这只能是理论家们的理想化、书本化，离群众、离实际的距离实在还有点远。

王博士定义的“灰色收入”涉及范围，虽叫“收入”，但它并不是收入分配制度所能解决的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，“工资不能包打天下”。比如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、财税体制改革、反腐倡廉、干部队伍建设，以及政府对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的投入，甚至涉及到国家垄断行业的体制问题，等等。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“灰色收入”没有了，公平了，你才涨工资，这不是在忽悠人吗？

王小鲁先生的这个伪命题，至少带来三个不良的后果：一是放大了阴暗面。现在，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正在转型，有很多政策缺失或漏洞或不成熟，但是否真有“隐性收入九万多亿”那么严重，尚值得商榷；二是助推了社会的逆反心理。本来群众就对收入分配不公、少数腐败官员的劣性怨声载道，突然又公布这么巨额的隐性收入，这无疑是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；三是给人印象是理论界的哗众取宠。理论家不应靠耸人听闻的言论出位，沽名钓誉，而该务实斯文，从实际出发，讲实话，讲真话，为国家献策，为群众办事。

（作者系省收入分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原省人事厅副巡视员 张扬）

非常道 feichangdao

“这50几家企业能够进入世界500强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第一，他们不是靠市场经济的竞争获得的垄断地位，而是靠国家权力获得的垄断地位。再一个，他们的强大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。”

——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，中国虽有许多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，但国企强大并不利于中国经济。

“很多人经常会问，谁来监管媒体？其实媒体本身就是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运作。不过政府可以透过法律来限制媒体，也可以透过法律来保护媒体，让媒体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舆论监督。”

——语出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。

读报 dubao


06 调查

10辆车抢一个停车位 合肥30万辆车停车难

“今天，你的车有地方停吗？”

关注合肥停车难

停车难成“有车一族”新烦恼

合肥车辆与车位之比：100:7

城元处可停，违法乱停却予以超免

老城区“标线窄”VS地下停车场“空荡荡”

老停车的开启，是停车费用大高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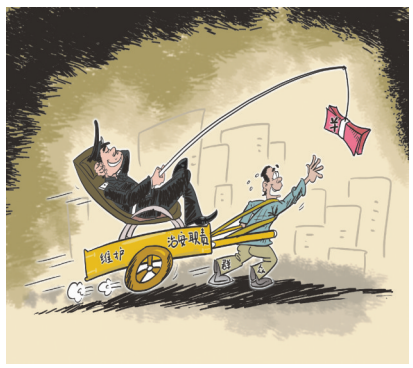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解决停车难，你还有好的建议吗？

（8月18日 06版）

在“有车一族”烦恼不断的尴尬现状下，老百姓希望相关部门在刺激轿车消费的同时，要高瞻远瞩规划好相关场所“停车位”配套，该规划的规划，该拓建的拓建，因为“有车一族”真的不想每天都把时间“堵”在路上，把抢车位“记”在心上。

职业经理人 徐前进

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



奖励治安志愿者

“成功调解一起民事纠纷，奖励10元；提供线索抓获网上逃犯，奖励200元。”——江苏某市公安局推出的治安志愿者奖励办法

江苏某市公安局日前别出心裁地推出一项“治安志愿者奖励办法”：成功调解一起民事纠纷，奖励10元；提供线索抓获网上逃犯，奖励200元。此办法遭到市民普遍质疑。

虽然该市副市长一再强调：奖励“不是报酬，是物质鼓励”，虽然“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说，加入的动机不是为了奖励”，但“低收入群体成为志愿者中的主要人员”，让我们看到经济杠杆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手机彩信杂志《漫天下》独家供稿

网评 wangping

贫富混居能否愈合社会裂痕

一个由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方案而派生出的概念，突然间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。原因似乎只有一个：“贫富混居”这个略带情绪的四字词组，将大家本不乐于提及的收入差距，一下子变成了人们躲在家里也无法逃避的颇具挑衅性的现实。实践却令人尴尬，譬如上海在市中心建经济适用房遭抵制，部分计划也因此搁浅。（8月17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）

不管你愿不愿意，穷人和富人总是生活在一起。若从辩证法来看，既然分出了穷人和富人，那么，这个“在一起”就不可能是摩肩接踵，而只能是若即若离。富人区塞几栋廉租房，就显得贫富和谐、相亲相爱——这样的臆想只能是一厢情愿的“理想国”。因为贫富，他们选择了“分居”；而为了弥合这种断裂，权力又撮合他们“混居”。这种强扭的瓜肯定不甜。

关于贫富分居，我们需要不断重温这些数字：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.3倍，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，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；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，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，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。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.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.47，目前仍在继续上升。这些数字的背后，就是贫富分野的现实。

在我看来，混居的梦想之所以照不进现实，根源并不在于资源、权力、财富等方面的殊异，而在于这种差异带来的心理认同上的对垒：土地和住房是所有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资料，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公共资源——然而，这种资源不仅是能力与财富的象征，更是等级与序列的条形码。你无法想象骑三轮的小贩和开宝马的富商同出同入，你也无法想象混居带来的落差明显的贫富展台。当混居成为一种并不合适的粘合剂的时候，指望由此为社会增加公平感与正义感完全是虚妄的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分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，混居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纾解。与富人比邻易，与财富攀亲难，如果混居之后，贫的依然困顿，富的依然暴富，那这样的混居并无多少实际意义，只能是一枚“均贫富”牌创口贴，名称与形式意义远大于“疗效”。

邓海建

发榜 fabang

世界上最美的大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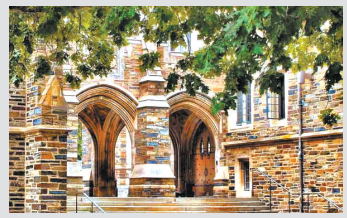
1 清华大学（中国）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，校园周围名园古迹林立，园内林木俊秀。



2 牛津大学（英国）建立于12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更像是一座城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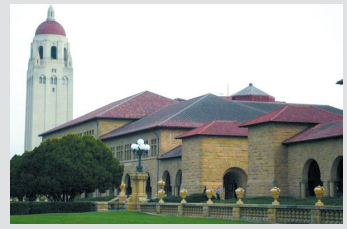
3 凯尼恩学院（美国）一条3米宽的林阴路穿过学校中央，为校园增添几分乡村风情。



4 普林斯顿大学（美国）校内有很多后哥特式建筑，大部分为石头建筑。



5 斯克利普斯学院（美国）其设计以建筑和风景的完美结合而闻名。



6 斯坦福大学（美国） 校内大多为17世纪西班牙风格的建筑，黄砖红瓦。



7 圣三一学院（爱尔兰）该校的图书馆久负盛名，藏有大量珍贵著作。

点评：上榜的共有14个学校，其中10个来自美国，3个来自欧洲，唯一上榜的亚洲院校是中国的清华大学。

发榜机构：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